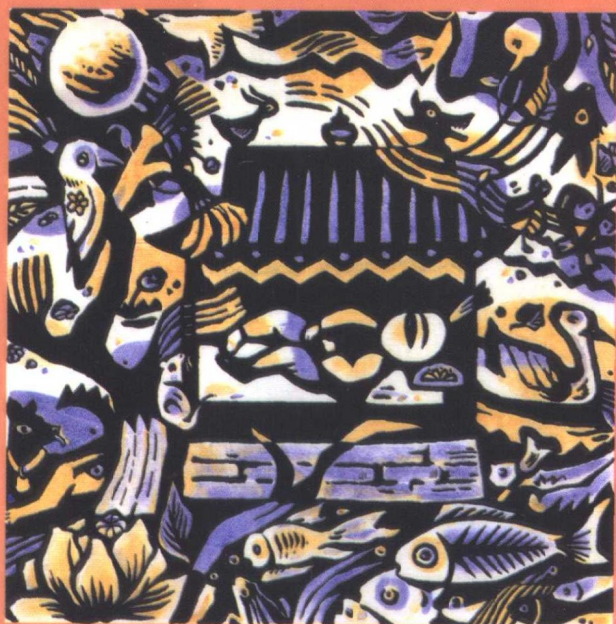


山西文学之林

隐居者的收藏

聂尔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ZHONG GUO HUA QIAO CHU BAN SHE

山西文学之林

隐居者的收藏

聂尔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文学之林丛书:隐居者的收藏/《山西文学》编辑部
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7

ISBN 7-80120-544-8

I.山... II.山...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山西省—选集
②散文—作品集—山西省—选集
IV.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476 号

●山西文学之林丛书:隐居者的收藏

主 编/《山西文学》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 珞

装帧设计/王 敏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114.5 字数/1890 千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0120-544-8/I·89

定 价/195.00 元(全十三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邮编 100029

E-mail: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自序

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里面所收文章最早的有十五年前的所谓处女作,较近的有去年写成的,总的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旧货。

把写作时间不同,体裁不一,写法各异的一些东西收为一集,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出书而已。

我本来并没有出书的计划,突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不得不做出选择。坦白地说,我不愿放弃这个机会,其中道理当然谁都明白;但是,具体实行起来所遇到的难堪之处,就非外人所能知晓。我也算为文多年,但能拿出来示人的货色委实不多,严格地说是没有。这一点我平素就很清楚,到这为了出书一篇又一篇整理旧作的时候,这种感受更是特别强烈。

我一直把写出更好作品的希望留待将来,可那将来眼见得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无,自己心中好作品的计划却仍然只是一笔“空头”。怎么办呢?先把旧作整理成书,也算是为下一步的工作做个准备——我暂且这样想。

此外,旧作虽不堪示人,但作为个人的收藏应该无可非议。现在的社会与二十年前我立志当作家的时候,已大为不同。社会生活主角的变换,为作家们创造了一个隐居的时代。隐居者把他生活的痕迹,作为收藏品留作己有,也算是来一趟人世间的所谓“意义”吧。

2001年6月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前世今生

心中的祖父	(3)
屋檐下的谈话	(5)
关于故乡	(8)
院子里的生活	(10)
在病中	(14)
童年辩说	(17)
屋子里的阳光	(22)
与父亲谈话	(24)
母亲之死	(26)
我的儿子	(29)
道路	(32)
有一些瞬间	(55)
独坐秋风中	(64)
中秋节怀想	(66)
抽烟	(71)

喝酒	(75)
南方日记	(79)
电影院的记忆	(99)
青春与母校的献礼	(102)
季节之风	(107)
审讯	(109)
在黑夜里	(115)
人机对话的初步展开	(118)
梦想着家庭联合体	(121)
人之死	(124)
如何讲述父亲的故事	(126)
奶奶的批评	(128)
作家们的聚会	(131)
岁月与家园	(134)
走着路读书	(137)
夜间凉台分外凉	(140)

第二辑 窗外风沙

仙山与大师	(145)
一件小事	(151)
高春磊	(154)
哭泣的舅舅	(156)
黑哥哥走上不归路	(158)
你不可改变我	(161)
痛在哪里	(163)
影影儿	(166)
路在何方	(169)

中学生李峰之死	(171)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174)
看到田震受攻击	(177)
音乐人吕治平	(179)
那一次篝火晚会	(183)
街头少年	(185)
散步	(187)
村庄的结局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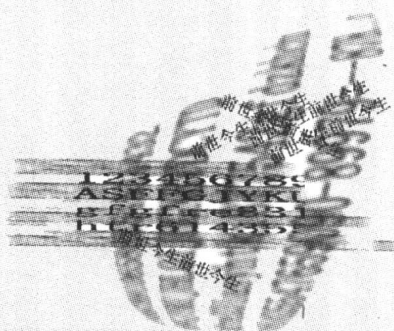
第三辑 自言自语

说《尤利西斯》	(197)
我看散文	(199)
我和我的书	(201)
我看电视	(203)
书里的人生	(205)
网络时代的个人写作	(208)
我们能够给青少年什么	(210)
总体构思的失败	(212)
凤鸣笔记	(215)
一九九四年笔记	(219)
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笔记	(225)
传统与批评	(237)
文学笔记三题	(241)
读顾城遗著感想	(251)
回忆多年前读《战争与和平》	(254)
孙甘露论	(256)
结构:文学的内容	(268)

乡政府的游戏规则	(273)
乡村的忧郁	(278)
永远的乡村	(286)
销魂独我情何限	(289)
伫立于时间之河的岸边	(294)
照相机的现实主义	(299)
谈围棋	(303)
围棋之难易	(305)

隐居者的收藏

第一辑
前世今生



心中的祖父

最近几年,时常想起未曾谋面的祖父。

自从奶奶死后,家庭内部就难得有人谈起祖父。祖父是家族之河的源头,但他正在被忘却。奶奶活着的时候,用过于简炼的言词说到祖父,她说:“哎,你爷爷哎——”

奶奶充满悠长韵律的语调塑造了祖父在孙子心中的形象。这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他并不对应于任何一种语言、描绘和图像,他是一种时间的上延,是我们家庭的追溯,是关于一段只与我们有关的历史的慨叹与悲凉。

他的已知生平资料只有如下几条:

他是一名铜匠,补锅修锁;

他的第一任妻子早死,奶奶是他的续弦。他与奶奶所生子女存活下来的有三男三女,与原配妻子生有一男。这样,他的子女有四男三女共七名;

他卑微的手艺养活不了如此众多的人口,于是,有二男一女被人领养;

他所身负的债务和他的职业(即他那微不足道的小手艺)的要求使他终年离家在外,但他的活动范围不超出晋东南和晋南的某几个县;

他死于我父亲十三岁那年。现在算来,应该是五十七年前,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但这一年的祖父到底贵庚多少,已经无从知晓;

根据父亲的说法,祖父是吐血而死的。父亲根据这一点,并结合现有的家庭病理状况,推断祖父死于胃部的疾病,因为父亲自己曾患有严重的胃病,对胃部的一次大手术令他的整个人生大为改观。父亲并且怀疑,他的三个儿子均患有程度不同来历不明的胃部疾病,因此胃病可以作为家族的重要特征之一。

祖父的生平资料不够丰赡,祖父也没有留下任何家教庭训,他甚至连一句骂人的话也没有传给后世。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粗鲁的人还是一个谦虚的人,是一个温和木讷的人还是一个伶牙俐齿走江湖的人,是一个辛勤劳作的人还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穷人中有游手好闲者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铜匠这一行当也不能例外,说不定铜匠比庄稼人还更容易养成游手好闲的习气。)

总之,祖父的生平湮没在了历史黑暗的深处。正如对历史的发现需要依赖于未来的考古发掘,对祖父生平的重建也将有待于未来的发掘。如果我们勤于发现,子孙们心中远系千古的意念当能帮助祖父的形象穿越历史的尘雾重新显现。但是,那将不会是一种欢欣的重聚,也将不是悲怆的会合,它可能会是一种缺少激情的淡漠的相遇;同时,这种相遇不会发生在浓墨重彩的人文地理的通道上,它将发生在缺乏特色的自然的迷宫之中。*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去探望我的父母。如近两年每次所看到的,父亲正在逐渐地衰老,联想到我自己,我甚至觉得我也在加快脚步走进苍凉浩茫的老境。我们照例谈到一些温馨的老话题,其中包括已经很久没有谈起过的我的祖父。父亲的记忆已不如前,一些重要的年代无法确定,一些事件变得混乱和模糊。相比之下,我的清醒和对历史的无知成了多余的尴尬。我在尴尬之中重新理解着历史的消亡和真实的存在,重新想象着我那如风消逝的祖父的身形和那如水长流的祖父的足迹。

屋檐下的谈话

小时候住在乡下,是怀着多么敬畏的心情偷听那些屋檐下的谈话呵。

往往是在夏日的上午,现在想来是上午的十点至十一点光景。男人们都还在田间干活儿,家里只剩女人们。她们拾掇完早饭后,整理好房间,打扫干净院落,有了一天中的第一次空闲时间。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女人们于是便走出家门,聚在了谁家屋檐下的荫凉之中,开始聊天。如果是在我家的屋檐下,我便躲在竹帘子后面的阴影中偷偷地听着。虽然我知道假如我站在她们面前,她们也根本不会在乎我这个六七岁的孩子,但我仍然还是躲了起来,我的敬畏和神秘之感简直无可言说。

她们先是各自叙述头天晚上做的梦。她们的梦境一点也不奇妙,甚至可以说是平淡乏味的。她们的梦就是生活本身,和她们日常所过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的问题总是在于,为什么她们能够在梦中鲜明如画地重现阳光之下的生活,而我的睡梦却是那样的混沌,黑暗,一无所见。对她们来说,所有的梦都有明确的含义,哪个梦意味着什么是没有疑义的,而且这些含有预兆的梦经常能够得到应验。因为哪一天哪一个梦得到了应验,这一定就是第二天上午谈话的内容,而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为梦的神秘性

所震慑,从而铭记在心。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从未听男人们如此谈论过梦这种东西,男人们总是谈些别的。因此,这些女人们在我心中是些神秘的异类,我总是充满紧张和期待注视她们,我在竹帘子后面的黑暗中窥视她们。她们很快就讲完了那些梦。接下来,她们开始谈一些别的。她们说,唉,活着真是没有意思,倒不如死了好,什么时候才能够死呵。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们是认真的,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她们不会调侃,她们还没有学会九十年代人们的这种言说方式)。实际上,她们在一起谈话的时间很短,因为日头迅速地移动,屋檐下的阴影马上就要端正了,她们需要回去给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一个庞大的三代或四代同堂之家,做午饭了。于是,她们的聚会就此结束。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谈话大部分发生在上午的短暂间隙中,虽然她们也有别的聚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夏季的午后或夜晚,但是,在别的时间她们一般是在谈论别的话题。大概因为夜晚的梦境只能延续到上午的阳光之下吧。

相反,农家妇女们在下午和晚饭后的那一段时间是异常活泼的。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是产麻区,秋天收麻时节的景象至今难忘。刚收完了的麻运回了农家院落,院子里屋子里到处都是青绿色的麻,孩子们在其中钻来钻去,妇女则从下午一直忙碌到深夜。她们的任务是剥麻。先是在院子里,天黑以后把剩下的抱回房子里面,继续下午未完的工作。一个下午的紧张劳动之后,黄昏时分,往屋子里运麻的时候实际上是她们的休闲时刻。她们开始追逐嬉闹,手中的一捆麻未及放稳,几个妇女便滚在了一起,欢声笑语直达云霄。晚饭之后,在田间一天的男人们有休息的权利,他们可以找一个地方聊天,也可以坐在妇女们工作的地方抽旱烟。但是最好还是男人们不在场。有我们这些被集中来帮忙的孩子们和女人们在一起,气氛会更加柔和欢畅。这时的女人们并不顾忌男人们,也不顾忌孩子们,她们开着一些非常放肆的玩笑,互相之间说着只有她

们那个年纪才懂的暗语一类的话。说到高潮处,有时竟放下手中的活儿,动起手来。这是孩子们最愿意看的。我想我那时是一个比较沉闷的孩子,我的母亲也不在这劳动和欢乐的人群之中,可我濡染于这类的场合,懂得了人间的欢乐。我也暂时摆脱了那无数个上午屋檐下的谈话对我造成的阴郁的影响。妇女们在我眼中一下子成了欢乐之神。然而,秋天并不永在。冬天主要是盼着下雪和过年,春天对孩子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味,紧接着漫长的夏日又来临了,我又听到了屋檐下的谈话。受这些谈话的影响,我变得伤感,也时常陷入困惑之中。谈话者中就有我的奶奶,她是比她年轻的妇女们的领袖。每当我听到她和她们一起用那么平静的语调哀叹着命运的时候,我几乎要落下泪来。每次都是,讨论完命运的奶奶回到屋中,我便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时,无论奶奶吩咐我做什么,我是断不会有任何反抗的。但观察的结果是,奶奶仍同往常一样,还是那样慈祥,从容,皱纹纵横的脸上根本就没有我预期中的泪痕。奶奶是了解一切的人,但是奶奶把一切都深藏着。我满心恐惧,觉得我所想要知道的是个巨大的深渊,以我之小,尚不足以凭临。

现在想来,不论我的儿童时代犯了多少错误,我上述的一点认识却是绝对正确的。这一点我直到今天也不怀疑。

关于故乡

小时候,老师常叫写一种作文,叫做“我的故乡”。这种作文的写法通常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是历数故乡的好处,特色,附近的山川河流,并表白自己的热爱和自豪之感。我在小学和中学都曾写过这种作文,但我至今记得清楚的是,我并没有写过我真正的故乡,也就是我父亲的出生地,或我祖先的坟墓所在的那个村庄。这是因为,我没有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在那里生活过,所以对那个遥远的地方就很淡漠。

这种淡漠一直持续到我成年以后,下面两种反复出现的情况才日益唤醒了我的故乡意识。那就是你难免不遇到一些爱追根究底的人,他会问你,你是哪里人,如果你向他说出你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名字,他会摇头晃脑地说,不,不,我是问你的老家。于是你不得不说出那个你认为和你毫无关系的遥远而模糊的村庄的名字。这时你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你会对追问者生出一种隐约的不满,仿佛是他非要把你和某种陌生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不可。而当得到你的回答之后,那个追问者却又嘴里发出噢噢的叫声,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这个人他并不在意你父亲的出生地和你祖先的坟墓,他却又非要逼你说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且这种人你会遇到很多,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一遍又一遍地强迫你